

可儀堂文錄引

可儀堂集桐川俞甯世先生著先生深于制義嘗集選歷朝時文爲百二十家起宋王介甫謝疊山迄我朝之熊劉一一析其源流辨其同異每家冠以小引論世知人畧綜其概而筆力老重儼然具作史之才知其必深于古然古文則自林平園所見集外不多見每以爲憾今歲在廣幕同事李君祉泉携有吳編修省蘭所輯玉海珠塵問其總目有可儀堂文集一種亟取讀之皆解辨說讀論議之文獨杼所見無一字寄人籬下者行文則取法左史其浩浩瀚瀚者如史記其整整齊齊者似左傳而篇無溢句句

無溢字如短兵相接叠嶂相瀉但聞戛擊之聲不見堆排
之迹則又先生之所獨得所謂自成一子者也惟如晏平
仲宋太宗等篇未免深未免刻爾今錄其最佳者爲一卷

可儀堂文錄

桐川俞甯世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一貫解

夫子以一貫傳曾子門人疑之曾子告以忠恕先儒曰一貫不可見假忠恕以明之是離一貫忠恕而二之也又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夫所謂一理者何理也又曰忠者一也恕者貫也忠何以一而恕何以貫又曰有天地之忠恕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然則曷爲不言忠恕而言一貫如是而一貫之旨不明甚矣俞子曰此夫子明仁之體也體物而不可遺者道也體事而無不在

者仁也在物爲道在心爲仁人生于天地與天地同其推
之而阻施之而窮者私以闢之也私旣克則欲盡而理行
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皆自其無私者充
之故有簞瓢陋巷之樂而後有禹稷之功有春風沂水之
懷而後有禮樂兵農之事古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
豈物物而給之哉惟其心之無私而已此一貫之旨也浩
浩者天之體耶時行物生者天之用耶時之行非自行也
物之生非自生也一元氣之鼓動而已故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乃統天元者一也無不始無不統者貫也聖人之
心天地同體聖人之事天地同用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天

地無心自實理言故曰誠聖人有心自實心言故曰仁賢
人以下不能不蔽於私必有以充之推己及人是也然必
克己之私而後有以遂人之私故恕本於忠克己之私忠
也忠卽一遂人之私恕也恕卽貫誠者天之一貫仁者聖
人之一貫忠恕者思誠之事求仁之方學者所以進於一
貫者也故曰忠恕違道不遠人之一身五官四肢各司其
用而所以貫之者氣也皮膚之傷毛髮之拔其於吾身幾
何而一有所觸則全身爲之不安者其氣爲通故也吾與
民物並生於天地間猶五官四肢之並具於身故乍見孺
子入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之殼鯨則不忍其死此

可見吾與天地萬物本無不貫矣而不能充之以至不能
保妻子事父母者是猶有疾之人神不守而血不流雖有
痛迫疴癢而不自知矣故人之有疾者曰委痺不仁卽此
說也聖人無疾者也賢人者有疾而善醫者也眾人者有
疾而不知醫者也醫疾之方莫如忠恕曾子一生反躬克
己之學莫不由是觀大學可見矣其所以學卽其所以教
無二事也特時不同耳由忠恕求道如登山者自坡浮海
者自川遲速不同而終有以造其域故孔子門人七十而
曾子之學獨得其傳聖門論仁或言敬恕或言訟言或言
愛或言先難後獲或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就仁之

一端言之也推其一端卽爲全體忠恕之事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克復在己而歸仁者在天下何也蓋己之旣克則己與天下相通所謂親親仁民愛物之理皆自此而具故天下之仁不外乎此也一貫之意也夫子與由回言志由曰裘馬與其回曰無伐無施子曰老安友信少懷夫回由之願忠恕也夫子之志一貫也其理則一其分則殊故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而其功本於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所以合上下精粗爲一而千古之道統於是乎有默契焉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夫回心乎仁則自無不貫諸子由恕入有所

推卽仁矣有所不能推卽非仁矣由所推以及於無不推則子思之致曲孟子之集義是卽仁也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佛老之學以天地爲糟粕以人物爲幻妄獨持所謂神化頓悟之方以擬一貫是猶養者盡棄其五官四肢而專守其氣夫形之不存氣於何附豈非不仁之甚者乎故知一貫之謂仁則天地之誠學者之忠恕有異名而無異理矣曰子告子貢亦曰一以貫之亦謂仁乎曰曾子之一貫以道言也子貢之一貫以學言也回之聞一知十卽一貫賜之聞一知二卽忠恕曾子之一貫誠意之事仁之體也子貢之一貫致知之事智之

體也

四通六闢醞而後肆

知命解

古之言命者或言氣數或言義理或兼氣與理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言氣數者十千之變化五行之生尅是也然天下有同命而禍福殊是氣數不足憑也言義理者爲善得福爲惡得禍之說也夫申生被謗豈不孝乎比干剖心豈不忠乎是義理不足恃也兼理與氣而歸其權于冥冥之中者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然權旣操于冥冥而聖賢必曰受命又曰立命又曰知命則命又非冥漠不可知之事也且命其果無耶何以曰富不可求何以曰祿不可干命其果有耶則一人一命億萬人億萬命天且日取天下

之人而衡量之而畀之以禍福天亦甚煩而鬼神亦太勞矣由是言之謂無命不可謂有命亦不可謂命在人不可謂命在天亦不可吾以爲氣之流行者命也天地止有一命而人與物並囿于其中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夫上古尙醇樸而後世貴巧詐治朝進公直而亂國崇佞諛凡此者皆命也天地一以命自爲消長而任人之醜澆賢否以得禍福故蚩尤而處春秋則霸諸侯矣曹操而居成周則驅海隅矣共驩而當漢末則膺符命矣則天而遇武王則汚黃鉞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之泰泰之時君子當進退則凶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謂之否否之時君子當退

進則凶其在小人亦然。是則一消一長一進一退在天地亦隨氣運之適然而不能自主。而況于人乎。夫天地鼎也。人物鼎中之實也。火炎水沸則五穀百味俱受烹于鼎之中。而其間有生有熟有速有遲。則係乎物之堅柔。地之遠近。而鼎不與焉。夫天地之有治亂盛衰也。猶一歲之有寒暑也。一日之有晝夜也。當其寒萬物皆肅。有人焉裸體而處斯死焉。當其暑萬物皆溫。有人焉重裘而趨斯死焉。當其晝萬物皆動。有人焉晝寢而不寤斯死焉。當其夜萬物皆靜。有人焉夜飲而無間斯死焉。是故桃李茂于春夏。松菊植于秋冬。蠅過晝而鳴。螢遇夜而照。此非草木昆蟲之

命而天之命也天之命不已而萬物隨之以爲消長焉豈
物物而與之以命哉國之將亡也忠臣死亂臣生此其命
在國不在臣家之將破也賢子死逆子生此其命在家不
在于故伯夷之清而餓非伯夷之命當餓而商之末當有
濁不當有清也以柳下惠之直而黜非柳下惠之命當黜
而周之末當有枉不當有直也仲尼顏淵並生魯國而或
壽或不壽非仲尼顏淵之命不同乃魯國之命衰故生一
聖人不能復生一聖人也伯牛仲弓並生于冉氏而或疾
或不疾非伯牛仲弓之命不同乃冉氏之命衰故產一大
賢不能復產一大賢也若九官十二牧之並登于虞十亂

之同升于周六七王之相繼而興大王王季文武成康之
接踵而起此乃天地之氣之所聚而豈諸聖賢之所能自
主乎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孟
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古之聖賢不
以一身之禍福爲命而以道之行廢爲命視命者大知命
者微故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夫天者
命也有道則以理勝無道則以勢勝有道無道皆天之命
也而人卽以順逆辨存亡故天下皆饑而積穀者不饑天
下皆溺而居高者不溺天地有乖戾之氣善養性者觸之

不怒不善養性者怒矣天地有癘疫之氣善衛生者遭之
不疾不善衛生者疾矣是故喜至則雀喧雀非知喜喜氣
聚則雀感之而喧是以知其有喜也憂至則鴉鳴鴉非知
憂憂氣聚則鴉感之而鳴是以知其有憂也古之聖人知
天命之無常常有以導其善氣絕其惡氣故喜日至而憂
不生焉是故易之爲書也復則靜以養陽姤則嚴以防陰
遯退而壯進夫決而剝止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舉
天下氣數之所值而一一以義理處之潛見惕躍飛亢六位
時成則天無權而命在我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
曰五十而知天命聖人學易之年卽知命之年于此知古

今言命者莫精于易而陰陽術數之書脩禳感應之理舉不足道也乃若堯舜無子而傳其賢孔子孟無位而明其道董仲舒韓愈之闢佛老身屈而理伸諸葛亮文天祥之復漢宋功隳而節顯聖賢處不得已之地則委曲以濟其窮所謂立命故曰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而豈袁黃行善徼福之說哉然則安其命者受命也回其命者立命也受命立命皆曰知命受命者後天立命者先天夫如是而聖心一命矣聖身一天矣

至理以奇情證之皆腐儒夢想之所不到

王霸辨

王霸之辨何辨乎辨之于心也漢宣帝曰漢家之法以王
霸雜之夫純則王雜則霸安有王雜乎霸者明太祖論漢
曰高帝創業未遑禮樂孝文當復三代之舊乃逡巡不爲
故治不古若夫道德仁義體也禮樂刑政用也無體有用
徒文具耳烏得王然則二君之言非特不能致于王并不
知王霸之道者也堯用鯀治水而勿成周公使管叔監殷
而致叛然天下不議其用人之不當也地平天成堯不能
而遺之舜制禮作樂武王不能而俟之周公然天下不議
其立法之未善也漢明之起兵似湯武唐宋之禪位似唐

虞而推其隱不啻砥砮與美玉也文景之守成似啟漢宣
唐憲之中興似武丁而較其實不啻綵花與鮮卉也若是
者何哉心有誠僞則治有純雜王道之行如黃河發源于
崑崙厯積石下龍門達乎九州而放乎四海分爲川瀆決
爲漫澤盈爲溝澮聚爲井泉其出無窮而其流不息有本
故也七八月之間雨集來易盈而去易竭無本故也王之
與霸亦然治顯者自微始治外者自內始治疎者自親始
治遠者自近始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
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大學曰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觀於此
而王道之本末可知矣夫使舍其本而徒務其末則養民
莫若井田教民莫若學校固宗藩莫若封建輔元良莫若
豫教求人才莫若鄉舉里選阜財用莫若重農抑商厚風
俗莫若先禮後刑來遠人莫若修文偃武凡此數者三代
以後皆能做其意而行之而終不能致于王何也如徒以
末而已則禁內侍干政而瑞禍息戒母后臨朝而戚屬衰
收兵權而藩鎮弱重臺諫而耑擅杜嚴邊備而不庭服寬
賦役而盜賊止凡此數者三代以後優爲之而終不能進

於王何也。今夫周官者，古今治法之全也。然周公制之以治周，則王管仲變之以治齊，則霸；商鞅廢之以治秦，則強；王安石復之以治宋，則亂。豈其法之有異哉？心之有不同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王道之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王道之綱。源深則流遠，綱舉則目張。故爲人君者，必正其心于平居無事之時，而盡其誠于人倫日用之大。然後推之天下，禮樂刑政莫不畢舉。而王道四達，霸者本之不圖，而規規於法制之末，飾于昭明而偷于闇昧，勤于變亂而怠於治安，慎于重大而失于幾微，成于少壯而敗于老耄。其善者不過偏陂駁雜之治，而下之或不免于亂亡，揆之

王道相去遠矣予嘗謂三代以前無霸三代以後無王桓
文霸也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亦霸也等而上之
周宣王亦霸也殺杜伯立魯孝公不藉于敵而料民太原
三代無是也齊桓九合諸侯號稱極盛然葵丘震矜叛者
九國始惑于女子終亂以小人夫子以魯仲才足以濟生
民之溺而德不足以格君心之非是以稱之曰器小也晉
文假義宋襄假仁楚莊假禮晉悼冲齡踐位諸侯畢朝乃
沒于華色溴梁之盟政在大夫霸業衰矣獨秦穆作書悔
過近于古人而三置晉君以爲德好名之心是亦僞也故
尙書錄秦穆誌秦興也國語邇宣王誌周衰也周宣秦穆

其王霸升降之會乎漢祖之得天下也甚正然嫚儒士疑功臣縱女后貪財好色一鄙夫已耳景帝儉而刻武帝英而侈宣帝綜核而許史恭顯基漢禍矣光武克復大物而東封西禪其志已荒焉明帝不厚而章帝不斷唐太宗父子兄弟不免慙德貞觀之治漸不克終降而元宗女禍酷矣憲宗委任裴度削平諸鎮耽于異端身罹不測文宗宣宗勢不支矣宋太祖寬厚長者而取天下皆樂人之過而幸人之災太宗繼之天性薄矣仁宗知人而不任神宗任人而不明孝宗復仇理宗重道志有餘才不及矣明太祖起兵滅元同符漢祖而恃才炫智好殺多疑宣宗孝宗守

成令主一切補偏救弊而已夫此十數君者二千五百年間所謂不世出之賢君而致治若此其他可知也以正統之君而若此偏安之主又可知也三代以後開創者莫如昭烈而病在欲速守成者莫如漢文而病在苟且漢文有王者之質而學則黃老昭烈有王者之志而術則功利魏文孝周太祖唐明宗周世宗之賢又無論矣夫人主之患莫不始于有爲而終于不繼當其始也如日之方升如月之方生如木之方長如水之方達如火之方然志盈氣溢不難侈言道德而粉飾仁義迨乎功已成年已老歲月有限而嗜好可娛則向之所謂道德仁義者一旦而棄之矣

若此者由其以血氣爲主而無義理以養之故血氣盛則盛血氣衰則衰此其弊不在于怠荒之日而在于奮勵之初故人言漢高不事詩書而霸然光武投戈講藝而亦霸唐太宗闔門不肅而霸然明太祖修女誠嚴宮政而亦霸宋太祖乘勢竊位而霸然昭烈仗義討賊而亦霸蓋所謂王與霸特在于心辨之而區區事爲之迹固不足以定之也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也今而曰物不必格也知不必致也意不必誠心不必正而身不必修也我治天下已耳是猶不踰跬步而欲至千里吾見其不能及也是猶不階尺

寸而欲登萬仞吾見其不能上也高宗彤日定祀典耳祖
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以爲王不格則祀典不得而定也
旅葵却貢獻耳召公曰志以道甯言以道接以爲不衷于
道則貢獻不得而却也周公告成王曰厥或怨汝詈汝則
違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甯不敢含怒以爲怒
苟含則始雖或忍之而終必發也古之王者于敬小慎微
之中皆有正本清源之學故過日去而善日臻孟子曰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董
子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君心正則雖節目疎濶不害其爲王

君心不正則雖治具畢張不免于爲霸故三代以前無霸而三代以後無王也邵子曰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夫皇帝王特因時而異其名耳若霸豈可同日道哉古人云圖王不成其次猶可以霸夫王不可以力圖而霸亦非王之次孔子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也霸之與王似是而非誠可惡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必不爲也古之人有不與不取不爲之心而後有取之與之爲之之事後之人當不可與不可取不可爲之事而有苟與苟取苟爲之心則其勢必至無所不爲無所不與無所不取是故唐

宋竊也漢明爭也其前後五代之君非奪則劫也名爲帝王而實爲盜賊皆自一心之苟爲之故仲尼之徒羞稱五霸豈羞五霸哉羞爲盜賊而已矣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嗟乎人主之患莫大于多欲夫所謂欲者豈必聲色貨利之悅人也哉苟安欲也欲速欲也好名亦欲也粗旣入于聲色貨利而精猶蹈于苟安欲速好名則善自外入不自中生故勢不可久諸葛亮司馬光漢宋之賢相也彼以龍逢比干之心行伊尹周公之事見理明而信道篤幾于王佐乃亮死而黃皓用光死而蔡京進蓋所謂治者國事而未及君心故卒

至亂亡而不救此程朱大儒所以必以正心誠意爲急務
雖舉世笑爲迂濶而終莫顧者也今自中主以上莫不有
爲善之心而不能致于王者惟其無以充之也孟子歷聘
諸君而許齊王足以爲善夫齊王之才豈在桓文及漢唐
宋明諸祖上哉可取者獨不忍殺牛之心耳又曰乍見孺
子之心推之以及政則治天下可運乎掌上又曰推恩足
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又曰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故唐肅宗外能克復兩京
而內無以安上皇宋太宗生能身致太平而死無以見杜
后漢武之才過文景而卒不得免戾太子之死唐開元之

治比貞觀而終不能庇楊貴妃之誅則能推不能推之效也唐太宗始用魏徵旣死而仆其碑明宗帥事張君正旋滅其族豈始明而終暗哉亦以心本不正特勉強以從之耳善爲主惡爲客則惡不能攻惡爲主善爲客則善不能固故竊足以致治亦足以致亂治亂之機一反手間耳譬之患癰毒在腹心而治之乃在皮毛遏之愈久其毒愈深一發而潰則死矣然則所謂正心者何如也曰主敬敬則靜靜則內無不謹矣敬則虛虛則外無不通矣蓋治之純雜在誠僞心之存亡在敬肆敬則未有不誠者也肆則未有不僞者也故堯舜曰兢兢業業禹曰克艱湯曰日躋

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武王曰破勝吉怠勝凶周公
曰所其無逸曰正心而不求治法無乃入于黃老之學乎
曰黃老之學蕩佚其心而不存者也王者之治檢持其心
而不失者也且夫正也者豈徒正之也哉修身則心在身
齊家則心在家治國平天下則心在國與天下心貫萬事
而無有不謹無有不實則王也故曰王霸之辨辨之于心
也

王霸之辨辨之于心人亦知之從未有言之透闢至如
是者由其上下古今于升降污隆之所以然無不洞如
觀火也

讀金縢

金縢一篇殆後人假託之書歟何其言誕而不經也召公
武王弟太公武王師請穆卜而公拒之是觀已而諫二公
也死生命也況于人主公豈不知之而請以身代乎請以
身代乃武王僅二年沒是公之精誠未能上格於三王也
且曰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元孫不若也夫武王豈無才無
藝之人而鬼神亦安用多才多藝之士公何必自矜以非
其主亦何必自炫以媚于神王疾瘳乃納策於金縢豈公
逆知有流言之變有風雷之警有冲人之發策而先藏之
以自自乎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王猶不悟而待風雷以

警之成王何其愚二公與周公同事武王數十年不諒公志天變旣著倉皇出迎二公何其愚夫愎衆自用穰侯之專也求死避賢餘祭之惑也諂瀆鬼神滅孫之媚也金匱辨冤趙普之奸也疑忠臣漢昭所不爲也嫉賢輔貂勃所不甘也以此言成王周公與二公誠哉其爲誕也已矣嗚呼一武王也或曰三齡者父之所分或曰二年者弟之所禱一伊尹也周公也霍光學之廢其君王莽學之竊其國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一結尤妙

叩馬辨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爨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卽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旣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爲也故謂武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

子也。德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甯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先。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若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謂。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倡爲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矣。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子以叩馬爲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爲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入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俄曰夷齊。

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
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
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
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藉令夷
齊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鯀寡其子棄賢良死
其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卽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此事辨之者多矣警快終遜此一籌

留侯論

高帝欲廢太子呂后嬰留侯問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爲致四皓以安太子高帝見之謂戚姬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歌且泣太子遂不廢夫人臣之事君也聞以理論不聞以勢激留侯欲安太子而致四皓是爲植黨以劫父此豈臣子之道耶高帝之殘酷亦甚矣韓彭英布不啻扼嬰兒而絕其吭何有於四老人一旦取而薙醢之舉手力耳四皓死則太子危矣然且違回顧望而不敢動者豈高帝之剛至此而忽懦耶嗚呼此可以知留侯之術矣高帝與呂后同起艱難不以一嬖妾而傷父子之恩絕夫婦之

義也明甚其欲廢太子者見夫列國分爭強臣跋扈而惠帝以仁柔處之懼萬歲之後天下環視而莫肯臣也於是廢立之議興焉彼周昌叔孫通者以腐儒之言爭之固帝之深笑而厭聞者矣帝既不能以此意告羣臣而留侯亦不敢解論於帝之前是以遲疑而不決且夫廢立之事羣臣必爭然必有術焉使之釋其疑而奪其息然後可以不勞而成功帝以太子不已若而思廢則當求所以勝之彼其奔走豪傑而有天下也而傲然數不臣之士自隱於深山窮谷之中此高帝所無如何也父不能致而子致之帝於是乎爽然自失矣帝以爲己所不能臣者皆臣於彼則

己所已臣者孰敢不臣此天下之所歸心者也足以傳天下而無虞矣然則留侯之計所以慰高帝而非所以劫高帝也方帝之欲廢太子也必嘗許戚姬以立愛矣太子不廢則無以對戚姬乃託言羽翼已成而莫可如何也是所以謝戚姬也蓋至是而知帝之詐雖妻妾之前亦有不以實告者矣太子立趙王必不安知羣臣之反覆而不足恃也乃求崛強不屈之周昌而傅之若曰太子有四皓趙王有周昌其勢足以相持而不知太子不恃四皓而趙王亦非周昌所能全帝之似智而實愚也明太祖知燕王之不臣而太孫之柔懦也又不欲居廢立之名於是貽方孝孺

於太孫以敵姚廣孝亦以爲相持之勢也然燕王卒代太孫而有之太祖不能料也

以留侯進四皓爲慰高帝而非劫高帝千秋隻眼前人皆不能見到

平勃誅諸呂論

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
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王諸呂王
陵爭之不得平勃曰太后臨朝王譖呂無不可於是乎諸
呂王而劉氏危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長孫無忌等爭之不
得世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于是乎武后立而唐室危
此其忠於前而佞於後何也持祿太重而畏死之心迫也
然平勃能易呂爲劉而世勣不能易武爲李天下于是功
平勃而罪世勣嗚呼事固有幸不幸哉諸呂之卽定也太
后死而平勃生也武氏之數十年而後定也武后生而世

勸死也然平勃雖生亦不能誅呂氏其誅呂氏者幸也曰
平勃嘗與王陵爭矣曰安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後卒
如其言然則平勃固能誅呂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
言特以塞王陵之責而非有預定之策也夫食其濁亂宮
闈而與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趙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
爭者非平勃耶他然之子儼然即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
平勃耶夫有陸賈然後將相之交合有灌嬰然後齊與漢
連和有酈奇然後呂祿肯解將印有紀通然後勃入北軍
有曹窋然後呂產不得入殿門有朱虛侯然後能誅呂產
若使當是時謀臣之計不深與國之交不固則漢之爲漢

未可知也幸而產祿皆庸人耳若使產祿有王莽之奸曹
操之智劉裕之勇內收朝士心外據兵權則漢之爲漢未
可知也夫然而謂平勃能誅諸呂乎夫其入北軍而問左
右袒也是其心猶有所疑也遣朱虛侯而不敢顯言誅之
也是其心猶有所畏也然則平勃之誅呂也信乎其爲幸
而已矣是故王陵者爭之於先者也平勃者救之於後者
也使平勃與王陵並爭之則請呂之變不作可也曰平勃
與王陵並爭之能必太后之必聽聽而必無禍乎曰聽而
必無禍高帝疾呂后問可以代蕭何者曰曹參可次王陵
次平勃且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皆遵其言而用之夫

后將危劉氏以安呂氏而猶用安劉氏之人豈人情耶嗚呼后之意可知矣其欲王呂氏者情也不敢背劉氏者義也使大臣爭之強辨之疾則其事可以止矣且呂氏之威其不如高帝可知也后之愛諸呂其不如高帝之愛趙王可知也以高帝之殺戮功臣也如此其溺愛如意也又如此然卒迫于周昌叔孫通之言至於慷慨泣下而不敢易太子而謂呂后一女主遂能黜殺在廷之臣而王諸呂必不然也武后欲立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嫡姪與母子孰親痛切言之后不之罪夫古之大臣以至誠事其君而不能動者蓋亦寡矣平勃之誅諸呂也幸而不終爲徐世勣

也平勃之不諫也不能早爲狄仁傑也非不幸也吾故曰平勃世勸其罪一也武后稱制徐敬業起兵魏元忠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遂繫敬業斬之夫敬業有平勃之志思蓋其父之惡而元忠不能與之合志又從而害之然則魏元忠之智其不及灌嬰遠矣

責備平勃非苛論實確論也入後原太后無危劉氏之情尤爲特見

王祥非孝子論

有庶人之孝有卿士大夫之孝制節謹用以事父母庶人之孝也居官敬事君忠立身行道以揚其親卿士大夫之孝也推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孝愈大王祥非孝子也祥善事後母友其弟世俗稱之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於立身彼以服勞致養事其親而以魏臣失身于晉是卿大夫而循庶人之孝矣父有遺書父沒而不忍讀也手澤存焉也母有遺器母沒而不忍執也口澤存焉也今有人焉執父母之器與書鬻之于路人則眾其擯之矣又况舉父母之身委之仇讐乎王經者魏臣也爲髦討昭不克而死

其母笑曰人誰不死以此并命何恨故知能以死孝其母者經是也王裒者魏臣也父儀爲昭所殺終身不仕讀詩流涕門人廢蓼莪故知能以不仕孝其父者裒是也嗚呼死者爲孝不死如何不仕爲孝仕者如何三王之孝其優劣可見矣卿士大夫之守身猶諸侯之守社稷也猶天子之守四海也使祥居諸侯之位亦將不保其社稷而以夙興夜寐爲孝乎使祥居天子之位亦將不保其四海而以昏定晨省爲孝乎故曰王祥非孝子也昭進爵爲王羣臣俱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何可輒拜我必不爲庶幾明于大義者然爲王不拜爲帝則拜知有勢位不知有名節君

子惜焉他日晉徵李密辭以祖母老不至亦云孝矣至稱蜀爲僞朝是豈知順逆者俞子曰魏王祥蜀李密皆有過人之至性而未聞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

近雲南周南園亦有此論可與並觀

嵇紹非忠臣論

嵇紹之父康王裒之父儀皆無罪而爲司馬昭所殺其後
王裒終身不仕紹仕晉爲侍中死于蕩陰之難論者以孝
許裒而以忠許紹予竊以爲不然也夫死事之謂忠爲君
死之非爲仇死之也召忽死子糾君子曰小諒子路死孔
悝君子曰傷勇謂其名不正而義不當死也夫名不正則
義不當死況篡竊之賊而又益以父之仇乎康也儀也魏
之臣也司馬氏篡魏者也旣殺吾父又篡吾君是不特父
之仇而亦君之仇也而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又從而
死之何不忠于魏而獨忠于晉乎司馬氏之殺康與儀也

以除朝望而樹腹心也彼將篡魏而此二人者傲直而不肯臣也故因事誅之使二人不死而見其篡必將舉兵以討之矣其肯使其子仕之乎而又從而死于難乎張良五世相韓爲韓報仇綱目書曰韓人忠也使良仕秦而死于望夷之禍其得爲忠乎陶潛自謂晉臣不仕宋綱目書曰晉處士忠也使潛仕宋而死于營陽之禍其得爲忠乎張承業勸莊宗起兵志復唐祚綱目書曰唐監軍使忠也使承業勸莊宗篡唐而身死于伶官之禍其得爲忠乎是故晉不篡魏康雖死紹不仕可也仕亦可也何也君臣之義無可逃不得以其殺吾父而仇之也晉篡魏康雖不死而

紹終不可仕也何也君之仇猶父之仇也然則王哀忠矣何止于孝紹不孝矣焉得忠審如是紹固不當死乎曰君子仕其位則死其官焉得而不死紹之失在于仕也不在于死也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則雖死不得爲忠充義之盡也若忘君父之仇而仕于其國及乎有難又委而去之此又不忠不孝之大者矣

持論嚴確同前篇而行文尤勝

王珪魏徵論

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王者王魏也被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

太子安矣惟以功成不居之說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泰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逃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興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徵固不以一死塞責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爲正也且仲與徵不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匡焉故夫

子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蕭李迭進於朝徵不過隨事納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三代之隆也故吾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徵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以功掩其罪而況其不如仲乎徵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殷然身死未幾讓間乘之豈太宗於此忽不明哉亦其舍義取生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世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旣周死而楊存反爲世修作傳天下頌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徵爲之作備也嗟乎明主賢臣之相遇也治定功成聲施弈世可謂盛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吾故詳而論之使爲人臣者知雖以管仲之

功魏徵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國家者其所爲尤不可不慎哉

責王魏極確中言仲與徵不同所見尤是

張說證魏元忠議

逆惡甚死而忠美過生含冤而沒忍垢而存存之樂不如沒之樂也不虞而譽求全而毀譽之榮不如毀之榮也魏元忠破李敬業折張昌宗其所長也唐臣仕周其所短也是元忠所長者細行所短者大節也昌宗怨之誣其欲挾太子反是將誣之爲罪案實加之以美名也爲元忠計爲愛元忠者計與其辨而生生而逆孰若決而死而忠乃昌宗將置之于死元忠苟全其生則是人強加以忠而已自居于逆也張說將誣其有宋璟劉知幾勸之辨其無則是惡之者欲其忠而死而愛之者欲其逆而生也人知反

爲逆不知反爲忠人知不反而生生而樂不知反而死死而榮魏元忠過矣張說過矣宋璟過矣劉知幾過矣元忠何過仕武氏過挾太子非過張說何過黨張氏過證元忠非過宋璟何過救元忠之死而敗元忠之名劉知幾何過以誣爲非不以反爲正故曰是非不明取舍違逆順不辨賢否混

雋築廉悍出柳州手不過如是

趙忠毅公文錄引

忠毅公文集武進趙慎畛先生著先生賦剛鯁之姿爲循吏之子由進士起家州縣敷歷封圻官至戶部尙書爲一時名臣集爲其孫侗敷所編前三卷爲奏疏次四卷爲序記誌述五卷六卷七卷爲詳咨示檄及批諱八卷爲雜著凡例稱 聖祖仁皇帝視民如傷求治若渴起先臣於浙藩不一年而晉浙撫不一年而調湖南內擢總憲旋任司農凡有條奏曲加容納連章奏劾而不以爲苛坐名薦舉而不以爲黨一事再三執奏而不以爲瀆陳一言梗議盈庭而不以爲立異是以民隱不致壅於上聞吏治不難底

於釐剔惟 聖主能容人之所不能容斯臣下敢言人之
所不敢言也又云平生不以筆墨假人惟古賢遺蹟則必
廣搜博採大書特書筆墨不多皆足信今而傳後幕中不
延一客官書皆手白親裁上行之委婉下行之侃切持己
之廉潔察吏之精詳嚴厲峭直中亦復纏綿悱惻片片赤
心有流露於行間而不可磨滅者雜文著不一體體不數
作要皆綱常風化之所關國計民生之所係今取其集一
一讀之所稱皆實非子孫歸美而誣其先祖者之可比矣
武進爲古文淵藪可匹安徽之桐城然予頃讀張文端姚
端恪公之文輒覺剡海峰姚姬傳之僅爲文士今讀趙忠

毅公集亦覺洪稚存憚子居之僅爲才人何也其文爲布帛菽粟之文坐而言可以起而行積諸躬而後發諸外故言立而功與德俱見也臨川傅平叔書司馬溫公詩後云讀宋六家書久之使才者喜爲文讀韓忠獻與司馬文正文則不敢復搆一語今讀公文嘆此言爲確不可易

趙忠毅公文錄卷一

武進趙申喬著

後學上高李朋陶欽之評

恪遵禁止五經之舊例仰體不必禁止之
新綸據
實陳明以重人才以揚文治疏

竊查科場條例內開有作五經者恐有關節之嫌以後應
行禁止等語近聞邸抄順天鄉試監生莊令輿俞長策俱
以五經完卷監試臣節什等具題部覆毋容議奉 上諭
莊令輿俞長策俱授爲舉人准其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
不必禁止作何條例着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欽此欽
遵中外士子傳播 皇言人人感泣以爲我

皇上愛士作人不拘成格凡屬通經有志之士莫不踴躍鼓舞以冀觀光臣目擊情形實有一事抱疚於心不敢自避罪譴而壅於上聞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本年浙省鄉試臣叨任監臨八月初十日據受卷官仁和縣知縣謝儼呈堂有錢塘縣學生員葉方體四書五經文二十三篇完卷直草俱全例應貼出臣隨率提調監試司道各官公同驗明時本生交卷未出卽喚至詰問因何違禁多篇據該生稟稱書生不諳定例止因功名心切平日習過五經故多作數篇云及違例發貼而該生哀籲求免願換卷另謄淚隨聲下臣閱其真草共四十六

篇字畫俱無潦草其文字雖平常無奇而文理皆屬清通
五經俱不失旨若與七藝不完及真草全無者概加擯斥
殊可惋惜欲卽爲入告又以久遵禁例未可妄瀆 宸聰
臣從憐才起見查場內原遵例多條空白卷遇有遺失錯
污等項許查明給換隨比眉條例發卷另贍四書本經文
真草各七篇計該生第一場卷作文止二十三篇而贍寫
真草則已共六十篇矣臣與司道各官見其晝夜手不停
書疲憊急迫之狀不覺爲之心惻及榜發未得預薦夫以
二十三篇則或見長僅存其七則自見短其被擯宜也但
臣念我

皇上文教涵濡士子懷才欲試以風簷片席之地構藝兼人亦非易事臣彼時未經貼出復給卷另騰雖屬憐才而違例之罪自知難追今見

皇上於莊令輿等不惜破格示獎併弛從前禁止之條開日後兼經之選臣前既拘例而未言今又避罪而不言是不特上負

皇上籲俊之盛心且使該生三年苦志湮沒無聞與莊令輿等事同而地異不得並達於聖天子之前遠方向隅臣心滋疚故冒昧直陳非敢妄邀一視之仁亦以浙士受恩最深今科幸與順天並增解額其間亦有通經自

獻思欲上報 君恩者益見 聖世多才固無分於疆界
而文風蔚起誠超絕於古今耳除本生葉方體三場墨卷
共四本行布政司提取另封送部外臣特恭疏題明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此事他人或置之矣公必委曲盡言具稔愛才心切

聖世百神効靈微臣愚願難隱疏

臣仰荷

皇上隆恩轉補偏沅巡撫受事以來欽遵 聖訓察吏安

民凡屬員賢否地方利弊現在諮訪次第入告何敢越職
再言前任寧但臣在浙時實有一事關係民生目擊心許
不敢壅於上聞查浙省錢塘江逼近杭城潮汎洶湧最爲

險急康熙四十年幾無窮宇上下馬塘俱難行走日夕焦
心具詳前撫臣張志棟繪圖題請蒙 俞允部議借支歲

修款銀興築臣復節俸捐貲湊脩工料委溫州同知甘國
奎董其事圮者完之缺者補之併築子塘以護塘基乃上

年秋汎大潮一日雨至衝刷日甚危險堪虞束手惶惶計無所出據士民籲稱江神有靈理宜祭禱以冀迴瀾又查康熙三十八年八月紹興府嵊縣詳據貢監生員李茂先等呈稱浙省錢塘江乃萬艘輻輳之會實諸道衝要之津怒浪狂濤不時發作早潮晚汐一日雙馳捲長堤而碎裂排高岍以傾頽沃壤良田半隨雲浪朱門白屋盡逐銀濤誠所謂威激雷霆勢巨山嶽者也按惟宋進士陳賢者曠邑竒人浙東閩氣生具神通力拯陷溺每潮神之有祭魂輒與其馨香凡牲醴之所歆寤卽見諸哇吐植竹誓禱立成西岸沙堤假寐神遊躬護中流覆楫厥後淳祐之歲障

川迴瀾寶祐之年逆風殺水爰是廷臣表異宋室褒封由
太尉而進靈濟恒膺爵秩之榮轉善應而加協惠頻賜公
侯之等夫何元明代往數百年來久虛讚勅之頒僅存春
秋之祀然而神威毅魄歷久常新每當濟楫揚帆颶驅蓬
裂帷搶呼之一聲賴神明之立應宜沿江以爲司命而慄
民尊稱太公者也恭遇 聖治休明 皇恩廣被及河喬
嶽旣懷柔乎百神崇德報勲更優渥乎萬古伏祈俯順輿
情許請題封等情據此通詳在案臣查江神陳賢屢著靈
異舊膺封祀似非荒誕無稽隨即齋戒三日虔設牲醴自
撰祝文脩告以 聖天子德隆功盛悔晏河清神果有知

安瀾效順爲 朝廷保障生靈自當題請褒封以答神庥
因率司道等親赴江干祭告齋心默禱祭甫畢而潮已至
風狂浪激如排山擁陣而來觀者如堵踉蹌奔避乃潮距
祭所百餘丈卽止如有阻遏之者此康熙四十一年九月
十三日事也杭城大小屬員併築塘員役及近塘居民無
不目擊嗣後每日潮汐俱不逼塘得以及時施工是皆我
皇上愛育萬民懷柔百神之德化所致而江神效靈有呼
卽應其功似難泯沒臣彼時卽擬題請緣一時恐出偶然
未敢遽瀆 宸聰十月奉 命馳赴鎮尊會審旋蒙 恩
轉補今任至本年二月趨迎 聖駕見浙來諸臣僉云塘

外頓起沙洲數里江濤離岬甚遠可保無虞是江神旣鑒
臣一日之誠而不負臣則臣何敢自渝前日之約而重負
江神微臣叩見 行在時亦曾經面奏 聖明茲蒞楚南
數月以來未嘗須臾忘也屈指前事於今已一年矣臣身
雖離浙言猶在耳神明難欺臣心難昧不得不續陳於
君父之前再查臣前任浙江時有前撫臣張志棟疏請將
明季紹興知府湯紹恩褒封一案奉 旨令臣詳議具奏
臣遵查湯紹恩禦災捍患利賴實多懇 恩給封隨蒙
勅賜祠額 欽定靈濟欽遵在案竊念湯紹恩以前守建
閩有功尙得荷邀 天寵況陳賢以江神捍潮顯應自當

仰籲 恩褒倘蒙

皇上俯念浙省江塘關係民生不以臣言爲荒謬伏祈
勅下部議將錢塘江神陳賢援例給封則波臣水吏常邀
萬世殊榮而報德崇功共仰千秋曠典矣

此疏有關典故不可不存

運軍二耗請炤舊給發疏

該臣看得漕運惟湖南爲最遠而運丁又惟湖南爲最苦而最疲查出運支給錢糧每運軍一船給二耗米九十二石一斗零給行月二糧其米一百二十六石每石折銀四錢共折給銀五十兩四錢今准部覆科臣戴璠條奏將康熙四十三四兩年江浙兩省各幫掛欠米石數目查明到日行令總漕檄行各該糧道於前項漕贖漕截等項銀米內照數扣抵嗣後將前項銀米暫存糧道倉庫內俟回空時倉場查明行文到日按其掛欠數目扣抵倘倉不足將行糧一併扣抵如查納無欠炤數支給等因移咨轉飭驛

糧道遵炤嗣據該道詳稱湖南運丁應支錢糧止有二耗
行月銀米萬難與江浙省有漕截漕贈者一例扣存等因
咨明戶部准部覆給軍耗贈一項奉 旨扣抵掛欠在案
臣查湖南運道既遠於江浙而漕截漕贈又惟江浙爲獨
有科臣條奏似止從江浙起見卽部臣議覆亦原止以康
熙四十三四兩年江浙兩省掛欠米石於二耗漕截等項
內扣抵今若并及於湖南而且以湖南無欠之丁扣留防
欠則湖南並無漕截漕贈惟藉二耗行月糧米以資飛輓
旣扣此二耗則僅以五十兩四錢之行月而欲運每船六
百三十七石九斗之正米四耗歷江湖涉淮黃越數千里

以達於京師窮丁卽有急公之心重運終鮮神輸之術束手坐視必致悞漕迺令開幫豈能枵腹萬一此十一萬六千餘石之漕或致遲阻卽將該司立置重法已無及於抵通之限矣臣思

皇上厚澤深仁普天沾被必無一夫不獲而後慰 聖主天地覆載之懷今軍有不支之勢漕有難運之形臣身任地方目擊情事不敢諉之於相隔數千里之漕臣是以不辭冒昧徑檄該道查明康熙四十三四兩年果無掛欠須抵免其扣留防欠卽將二耗炤舊給發各船旗丁責其剋日開幫北上仍取具實在領狀并不致掛欠甘結在案如

有掛欠臣卽親追領過二耗賠補倘追補不前臣願炤定
例甘受處分臣理應候 旨給發實以漕船待此開幫候
旨必致遲悞非敢擅專伏乞 聖明慈宥又漕臣遠在淮
上不及會稿併事務緊急不能待開印日期合併聲明
妙在利害說得分明故遲檄不嫌鹵莽然非公亦無此
風力

三叩 聖恩預撥兵米疏

該臣看得湖南各營兵丁月米例係七月開徵請將上年解存米石預撥次年春夏二季兵米一案臣兩經會疏具題兩淮部覆毋容議在案臣何敢再爲瀆請惟是兵丁月米係計日待哺之需而小民輸將適當青黃不接之際臣每見各營兵米於正月卽赴州縣支領彼時地丁尙未開徵南秋從何輸納兵旣苦於守候不無枵餒之虞民又無可拮据不免敲撲之慘兵不能待民不能完則州縣官那移應墊反虧應解之項者情亦有之臣查上年解存充餉南秋米石存貯該道俟本年奏銷後於九月內淮部文折

銀解部該道於十一二月間纔委員起解則春夏之時前項米石乃貯道候解之項也貯道候解之項何不可爲撥給兵米之需臣故請以上年解充米石預撥春夏軍糈其秋冬二季就於七月新徵內支給嗣後每年徵收南秋除現給本年秋冬二季及留充下年春夏二季兵米外餘存仍照例折徵充餉今准部覆內稱若預爲撥給其中恐有該管官員將上年存剩米石致有虧空希圖掩飾情弊但前項米石解貯該道約將一年方行折解若有虧空掩飾情弊則應在貯道一年之內而不應在預撥春夏二季之時况兵丁需米刻不容緩炤數領米毫不容少誰許掩飾

虧空而肯以無爲有以少爲多此又情理之易見者如或有虧空掩飾情弊一經發覺臣願與該管官一體從重處分爲扶同欺瀆之戒又部覆內稱歷年兵米俱於本年南秋米內支給遵行已久不便遽行更張臣查康熙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爲奏銷康熙四十五年錢糧等事內開一存剩米一千二百一十七石九合穀二十四石五斗零應令候撥兵糧夫四十五年存剩南米旣令候撥兵糧則四十七年存剩南米似可一例預撥臣又伏讀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恩詔一直省地方有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各該督撫詳察開列具題該部確議酌

量更正一督撫係封疆大吏地方聞見必真凡關係籌餉節用裨益兵民事宜如有確見着據實條奏欽此臣以介庸材荷

皇上高厚隆恩謬任封疆既見事例不便於民而以不便更張之部覆因循中止是臣不能奉行 恩詔以重負皇上也且臣伏見

皇上仁覆蒼生恩澤溥海蠲租發粟動以數百萬計今動支存解之南秋撥給春夏二季之兵米既無損於國課甚有益於兵民而以毋庸議之部覆不再據實上請是臣不能體

皇上之心而重負

皇上也臣故不辭冒瀆之譴再敢瀝陳伏乞

皇上電察臣前一疏准將存貯候解之南秋預撥春夏二
季之兵米則兵獲飽騰之樂民免追呼之苦永戴 皇仁
於億萬年矣

部覆可笑公疏則可敬矣

請定接審命盜處分以昭畫一疏

該臣看得處分定例承審人命盜案初次遲延者照例議處覆叅遲延者將承審各官革職但在現任遲延者初叅覆叅自難辭咎若接任之員屆滿覆叅照例叅處則從前之承審遲延者限滿雖叅不過罰俸而接任之員接審未久覆叅卽經革職殊爲可憫嗣後人命盜案除現任承審遲延者一叅再叅仍應照舊處分外如叅後遇事離任其接任之員接審未久請照承審虧空之例俱以本官到任日期扣限止照初叅例處分則接審官員得以盡心讞鞫而無重譴之虞矣又凡因公註誤緣事解任官有應追銀

兩已經回籍回旗查追必俟此項拖欠銀兩催完始將原
叅承追督催之員各案查銷但回旗回籍之員既有本旗
本籍承追不力之處分又將原叅承追督催各官不准開
復註銷似屬遏抑嗣後如遇因公註誤緣事解任等官有
應追銀兩在任所承追督催未完者照舊叅處外如有力
不能完已經回籍回旗官員該督撫將未完銀兩細數造
冊送部轉交該籍督撫該旗都統查變家產追補若屆限
無完卽照例將該籍該旗承追督催各官查叅其原叅承
追督催各官既無追催之責應於咨部轉交該籍該旗變
產追補之日卽行詳請開復註銷則原叅各官不致坐受

叅罰而有奮勉之思矣凡此定例雖遵行已久而一爲變
通則接審與承審不同原叅與承追亦異有應得之處分
固所以專責成而酌可寬之條例亦所以惜人才茲據該
司呈詳臣覆加酌議相應題請仰祈

皇上睿察勅部議覆以便遵行

至公至平之論

請禁兵丁頂名食糧以除虛冒以實營伍疏

竊惟治世之道居安而必思危經國之猷揆文亦當審武
我

皇上奠丕基於一統建萬世之太平命將設兵星羅棋布
每年養兵之餉不啻千萬計所以樹威銷萌安民保泰慮
至深而意甚遠也夫設一兵必得一兵之用而後兵不爲
虛設費一餉必得一餉之實而後餉不爲徒費今之標鎮
協營果能兵無虛設而餉不徒費乎如其不然則是册上
有兵而伍內無兵此兵將安往也紙上有餉而軍中無餉
此餉將安歸也其咎固在於侵餉之官而其弊總起於頂

名之兵蓋兵之召募者卽爲新收而兵之事故者卽爲開
除此一定之理亦一定之法也自食糧之兵皆頂名而非
真名雖有召募而悉係舊名則無從辨其爲新收卽有事
故而仍存舊名則無從察其爲開除應除而不除則未除
以後之餉俱飽侵餉之腹應收而不收則未收以前之餉
盡入侵餉之囊或經查點而塗人皆兵不妨張冠李戴孰
能識其是非或遭摘發而相沿已久不難指東詬西孰能
驟爲改易 朝廷捐餉以養兵營伍無兵而糜餉 朝廷
方期士飽馬騰之效而營伍祇爲肥家充橐之謀豈不大
可惜哉不惟是也兵丁有犯命盜本案之事而糧冊無多

便可脫然事外則頂名之兵卽爲藏奸之地矣不惟是也
兵丁有准入塲考試之例而私行替換便可倖弋功名則
頂名之兵又爲舞弊之魁矣種種弊端總由頂名食糧而
其流遂至於不可究詰臣請 勅下直省將軍督撫提鎮
嚴查各營兵丁從前有頂名食糧者速行據實報明改正
嗣後食糧兵丁遇有事故卽與申報開除一有召募亦卽
按名註收併將兵丁改正姓名及真正年貌籍貫造冊報
部倘有不遵卽以虛冒兵糧論如此則兵皆真名自無虛
兵餉皆實餉自無冒餉行閒盡荷戈之士地方藉防守之
益而 國家自享盤石之安矣籌兵節餉似屬有裨爲此

具疏恭候 聖裁

此弊至今通行雖先生有如此嚴切之疏卒不能革

二忠祠祭田碑記

自來忠臣義士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捐軀如履視死如歸其浩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天地爭光日月而垂之無窮固不在乎廟貌之存亡血食之有無也然而國家風勵之典與其邦人哀慕之篤報享之誠則不可以廢江門蔡公諱道憲閩之晉江人起家進士年甚少明季司理長沙當是時闖獻分道流掠會太守先入覲監司以下僚佐皆遁走獨公一人晝夜爲守禦計守將尹先民陰輸款於賊公知事不可爲乃急出百姓十餘萬口嬰城死守賊稔知公愛民聲言不下且屠以脅公公正色曰甯磔我毋殺

百姓城陷被執朝服北面載拜曰生不能滅賊願以死報
賊百計誘降公罵不絕口賊擲刀搥公胸卽仆地猶揚眉
舉足神色自若賊斷公足裂公眉公復以手麾賊罵益厲
楚楚作恨聲賊詰何恨曰恨不殺尹先民獨濫殺吾百姓
耳賊乃截其兩手鈎其舌去之又擊其齒寸磔之乃絕事
聞贈太僕卿謚忠烈建祠置田奉祀焉嗚呼人臣遇難而
能死忠者鮮矣如公之死更有幾人哉先是壬午秋公與
分校時先君子以公安令偕入關一見如平生以道義相
期許及入覲聞公赴義先君子南向長號曰江門死矣爲
哀辭以弔之先君子嘗言公之忠孝出於天性舍生取義

其素所立志已然余心識之未嘗不感憤太息想見其爲
人夫大丈夫不幸而生危難之秋蹈白刃赴湯鑊乃其常
事然慷慨引決須臾畢命父母妻子都不暇念若公之殺
身如此之慘而一息尙存不忘區區之百姓豈非其忠主
愛民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乎嗚呼可以血食茲土矣
後關道殘賊陷瀾陽太守周公二南督兵往鏖戰沒於陣
贈官亦如公並祀於公祠故謂之二忠祠云祠有田千畝
爲兵使者堵公應錫籍諸從逆家以爲祠田滄桑以來奸
僧武劣相繼侵踰公之鄉人舊善化令倪康年查復基宇
清出祠田二頃二十四畝有奇視經始舊規僅什之二三

耳余奉命巡撫楚南駐節長沙仰體聖天子風世勵俗之意凡忠孝節義載在祀典而祠宇毀廢者皆爲按冊清釐於是士民之好義者慮祠田之終遭侵沒也請以一言垂諸後世余乃下所司議之按其興廢之由較其現存之田址皆言宜如所請且言同時死賊者有孝廉馮一第歲貢吳愉湘陰令楊開甯鄉尹邱存忠長沙府照磨莫可及長沙邑丞吳士義又公幕卒凌國俊陳世科皆宜祀公祠凌國俊者幕下從者九人之一也將就戮先解衣裹公骸瘞城南醴陵陂下詣賊所自經死其殉公爲尤烈余考諸志乘採之外史遺聞與所司議皆合爰悉從其請而臚

其說於石更爲文詳公殉難本末表於墓旁見忠義之不可磨滅而今日之人心猶有不忍忘公者也雖然余惡能文亦本先君子之所言而聊述生平景仰之私焉耳至於祠田在華嚴塘洪山廟長塘三處糧載善化之四都三甲十柱册尾每歲額租二百二十石向入僧戶殊不經特令改正二忠祠戶名後之守土者時加釐察俾蒸嘗有賴未必無補於名教云

蔡道憲事言之者多矣畢竟此文爲翔實題本二忠而文則重寫道憲

重建李忠節公祠碑記

長沙宋潭州地也郡治西北一里許宋時有露仙觀後改爲熊湘閣乃湘南安撫司知潭州使李忠節公甫死義處卽其地立祠祀之志乘所載與詢之士人皆合余撫偏之二年訪拜公祠不可得雖求其頽垣敗榭荒墟廢址亦無有存者亟命有司勘之盡爲民居侵踞構宇列櫺於其間春秋兩祀久不設存其名而已余慨然久之曰是守土之責也以公之力捍危城闔門殉難大節如此卓卓猶不得保其片席血食地此李文正所以嘆息於不可示天下後世也按志祠創於明成化五年長沙守錢澍所建請於朝

著祠典具春秋祭李文正公爲之記弘治中左爲祠其右
爲布政分司正德中陰陽官李嘉望侵其右爲己業萬曆
二十年脩兵使者徐學聚捐俸葺祠復其右侵地居民之
築廬鑿池者俱沒於官崇正十六年又以寇燬至於今蓋
六十餘年矣嗚呼何其宜復而久不復也有司勘旣得實
而卒以速退侵地頗難之余曰此公之忠魂所依也遷其
地無以妥公靈於是昔之侵者盡出焉基廣四丈七尺袤
十有四丈會以劉忠毅公祠亦廢乃更闢其東偏之民地
廣一丈袤十丈而酬以直爲並建兩祠經始於康熙四十
三年之四月落成於七月計其闢地之直與鳩工庀材之

資則三百金而稍縮焉祠有門有堂有寢繚以周垣施以
丹堊凡棟楹薨筭皆新脫於斤陶煥如也有司涓吉八月
之二十有六日迎主入祠而尹楊頴陳四配及從祀之沈
忠悉置主祔享余親詣釋奠四顧徘徊愴然而感喟然而
嘆曰公之事史載之李文正誌之詳矣夫宋自南渡後二
壞於檜再壞於似道戕賊忠良蘊結民怨迄於德祐而天
之厭宋已久矣特以文信國張世傑諸君子抱忠義不磨
之心爲逆天之舉天亦不得已而延此若存若亡之一綫
於一旦公之智豈見不及此公之發卒勤王也方爲湘南
提刑其先以忤似道罷官家居假令稱病不出則公可以

不死旣而湖以北皆歸元游騎已入湘益諸縣而公以安撫使至潭城中卒不溺三千國兵倉卒薄城下假令聞寇而勿行卽行矣而或棄城他守則公可以不死旣而慷慨登陴日激勵其將士死傷相藉猶飲血乘城拒守三越月大小戰數十合除夕城將陷聞尹穀且死公命酒酌之留賓佐會飲達旦若於此時呼帳下敢死士衛其孥潰圍出則公死而公之全家可以不死而公竟死矣且以全家死矣力其坐熊湘閣召幕下沈忠諭以欲殺全家意忠俯伏叩頭辭而後泣諾徧及其家十九人公亦延頸受刃忠復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慟哭投地劓頸死嗚

呼此何如人此何如事卽百世而下聞其事想見其人庸
夫豈子猶爲之歔歔悲愴不自勝況居於斯朝夕出入於
斯而又儼然士大夫之列者耶則今日之重建公祠也或
亦廉頑立懦之一助耶然吾聞長沙舊誌有欲削公之事
者此又何說也豈疾風勁草世之人固有不樂道者耶夫
功名著青史節義炳天壤原不待後人之表章爲輕重而
余今日拜公之祠獨有不能已於懷者蓋欲留此不可磨
滅之往事以示天下後世亦猶文正之意云爾公字叔章
其先廣平人後徙家衡陽尹穀字耕叟號務實善化人舉
進士擢知衡州未之官公聘爲安撫叅謀全家自焚死楊

霆字震仲醴陵人爲安撫使叅謀赴圍池死妻妾皆殉按通鑑長沙人物誌所載皆同而文正記稱楊震無霆名長沙職官表復載潭州叅軍楊震與霆並書其是非不可考或由傳寫之訛耳陳億孫字一之安仁人舉進士除安撫使叅議顏應焱字正伯茶陵人舉進士爲安撫使節判皆與公同死以配享於祠故並記之

精神迸露之文予讀之淚泫泫下其中間頓跌處極似南豐顏魯公碑

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

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閩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
故郡西有屈賈祠卽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
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清
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基
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
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正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
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甯是時惠古桂三藩
皆重封而逆潰兵訐於前強寇躡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
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

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
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倒曳之由殿城至端禮門膚
盡裂又縛公桂間脅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
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囚以行至甯鄉
宗師廟或言甯藪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
甯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弘光時贈太僕卿予謚焉立
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圮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
佑菴是也余初以舊祠旣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
囂隘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旣有祠縱民攘
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

矣

重建趙忠定公祠記

衡陽之有趙忠定公祠也以公謫赴永州道經衡州守臣錢鏊阿韓侂冑意陰中之暴卒殯於湘東開福寺旋得請歸葬而立祠焉者也兵燹之後祠既不存基地遂侵沒於有力之家余過衡陽借監司以下往勘僅有隙地數尺眾咸指爲祠基噫豈有儼然曰祠而基止數尺者乎因囑衡陽張令力爲清釐其受壓以居者則計值以償之地旣出乃謀建厥祠張令先捐五十緡余亦勉佐其不逮而祠乃告竣張令奉主人祠且請曰今日之舉非有以紀其事竊慮無以闡忠義而示來茲敢祈以數言勒諸貞珉使先賢

廟貌藉以不朽則卑邑榮幸實多矣余惟國家之治亂視乎用人之邪正然正者少而邪者多正者之氣類常孤而邪者之聲援常衆北宋之蔡京南宋之韓侂胄其奸邪一也蔡京謫道鄉於衡州侂胄寃忠定於永州其嫉正一也道鄉過長沙而守臣溫益逐客不容忠定過衡州而守臣錢葵陰中以死其黨邪害正一也天下之正人原不可多得幸得一二人以倡正言扶正氣而又不使其且久立於廟堂之上貶斥不遺流離相繼徒快賊臣之志不悟國是之非宋之北安得不南而南安得不亡也余旣改建道鄉祠於嶽麓而又重建忠定祠於衡陽二公蒙難一時未嘗

不垂光千載則後之爲正人君子者亦可激厲其志氣而毋爲奸黨之所危懼也矣惟是錢鏐之惡浮於溫益似應倣岳墳鐵鑄錢鏐跪於階下日受觀者之管辱以稍紓義憤並慰忠魂惜前未有行之者而今亦姑仍其舊也公諱汝愚字子直濮恭僖王七世孫居浙之嘉興擢進士第一僉書南國軍判官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太子侍講除知澶州紹興二年召爲吏部尙書韓侂胄忌之安置永州慶元二年正月卒於衡州公旣歸葬故里苗裔未有在衡者嗣此棟宇之時葺蘋藻之必虔皆有司事也爰書此貽張令俾鑄石祠中以期弗替焉衡陽令張君廷相奉

天人實有勞於茲役不可泯也

天然陪審持論尤嚴

趙忠毅公文錄卷二

武進趙申喬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江西叅議道胡念蒿先生墓誌銘

辛巳之春喬奉天子特恩守藩於浙歲將杪江陵胡夫子念蒿先生不遠數千里來遊迎入官舍公餘輒侍左右先生握手道故語娓娓不休蓋余未弱冠時歲辛丑功令初減童子額先大夫憂余入毅之難也命以兼經應試時先生視學江南一見擊賞拔冠郡弟子員余之受知於先生自此始迄今忽忽四十餘年矣幸得復侍先生方謂可以長奉教誨而先生憐余貧輒辭去余出俸爲先生買

舟先生笑而受之且曰他日尙可相見也遂送先生於江
上別焉越一年奉命由浙移撫南楚癸未夏抵潭州潭
距荆僅數百里卽遣屬吏問起居而先生之訃至回憶錢
塘江上送別時竟成永訣旣哭而遙奠之先生之子開禧
等余之世昆弟也復以狀寓書來乞銘嗚呼余小子何敢
銘先生哉顧念受知先生有年先生嘉言懿行得之見聞
者已久今又官於其近地凡鄉先生之積學有德行者皆
宜闡揚其微以傳而況四十年前受知之先生也故不敢
以不敏辭謹按狀先生諱在恪念蒿其號上世實姓楊氏
系出龜山先生後元末避兵楚之宜城復遷於荆門州之

楊樹巷遂家焉世以讀書力田爲事明經公啓榮其始祖
也曾祖文賢於江陵胡氏早世遺孤一人依舅氏以生遂
從其姓卽先生之祖邦甯公也生封君寬敬號孟常是爲
先生父侗儻超邁不循瑣瑣章句業年十八九始發憤受
書專志於學性強記書無所不討人服其博覽淹貫由是
弟子日益衆當時號爲醜儒生丈夫子四長卽先生也先
生生而穎悟三歲就學讀三字經隨授隨記一日而畢六
歲屬文日成數千言七歲應童子試十二歲遊於庠裒然
前列人無不厭服者蓋年雖弱而知名已久也順治戊子
領鄉解乙未成進士授秋官郎戊戌例遣各省學使者部

銓有人矣上其名世祖持不下更集諸臣親試之先生
實選首特授江南學使秩滿越數年遷江西驛鹽叅議
旋以太宜人曹春秋高乞養歸先生自少至老其仕宦政
績出處梗槩狀言之詳矣以余小子所見所聞知先生之
爲人蓋天性孝友好學不倦者也當明季時闖獻殘荊州
先生奉封君太宜人避兵牛角嶺莊是時人民流離兵疫
相繼封君病不起先生哀毀不欲生其後歲時伏臘哀如
初喪終其身莫不然里中有社樹封君所常憩也先生過
其處輒撫樹長號涕泗橫溢隴上耕者皆爲掩泣其叅議
江西也聞太宜人病日某止有一老母未盡烏鳥之私爨

以軍事勞午不敢歸今事平願乞終養日夜泣語上官得
如請既歸日與季弟承膝下歡太直人性慈好施先生後
志以應無不曲中所欲太宜人病且殆慰之曰吾年八十
九兒亦六十七矣勿以過感感疾傷我心先生則擗踊號
泣勺水不入口者四日哀毀如喪封君時既葬廬墓三年
先生之弟叔仲皆早亡與季弟最友愛每他適自遠歸必
交問其飲食之多寡視其貌之肥瘠促膝絮絮語更出其
遊歷所作詩賦相示迭詠更唱直有不知其舞蹈者太直
人沒後友愛益甚居同室食同席日出而聚日入而散遇
有嘉旨季不至未嘗下箸也易簣時猶諄諄以葬牛角山

嶺墓側長侍先人爲囁嗚呼非天性純摯篤於孝友者所能如是乎先生之視學江南也閱文必躬親之每校士竟日坐堂上口不停哦手不停披卷佳者卽面取直則秉燭搜竒漏盡始罷性敏善記一覽輒不忘榜發必召諸生至前誦其文示以棄取之故且曰某某當售然頗遲某某當速售若操券無不驗某受知於先生亦其一也其所取士有一案皆售無遺者後居家喜爲人評閱文字決其售與否絕異世俗取舍亦不論其文之工拙然其言亦若操券無不驗子孫輩請其故則曰吾以神遇而不以迹求固難以言傳也先生於文章一道真有獨得者耶蓋先生年未

此稱神童常聚同塾少年爲考校狀已爲學政而甲乙之
以爲嬉戲其幼而立志如此若素所先定者爲學使時嘗
語諸生曰吾年十二作秀才至二十七發解元已是老秀
才矣先生天資雖高而刻苦力學甚於魯鈍者之所爲初
館於李氏書則教授生徒直則披讀經史倦欲睡則以筆
管橫膝下跪而讀遠且不寐率以爲常李之長君受業者
與先生同成進士其弟今老矣聞先生歿猶悲痛不自勝
也居官讀書一如諸生時同僚嘲之曰秀才債未滿耶先
生亦唯唯家居未嘗釋卷卽舟車逆旅中聞有呶唔聲者
不問可知爲先生也每讀一書輒手錄其要而丹黃之與

人道古今事歷歷具本末以故蒐輯逸事者多就正焉省
郡縣志皆敦聘纂修又喜吟咏凡感慨懷思憂愁無聊之
意一寓於詩年八十餘猶作細楷字憶余庚戌倖第自北
歸道遇先生於舟中津津論文深夜無倦色及在武林官
舍把酒剪燭仍津津如前去之後復作詩數章并手劄駢
體語命用子持歸贈余至今手澤猶存也先生取材極富
好爲莊麗之句舉筆立就病彌留子孫泣問所苦曰吾無
苦止夢寐中索詩文者甚多殊覺苦耳嗚呼非所謂孳孳
好學至老不倦者耶先生服官行政原本經術初在秋官
曹小大之獄悉自平反不以委吏胥有不當抱文書詣堂

上方爭得而後已一日夜半噪傳赦至先生方入直獄爭
向求獄門鑰不予中有貴人怒且罵先生曰爾能殺我耶
卒不予詣大司寇曰願列書所赦按名出之不然昏復門
啓奸人乘之而逸誰任其咎司寇曰君真有遠識者江西
有官船若干艘驛傳所隸也故事其船率差出後期不返
則計日扣其水手工食歸於官先生曰役不奉法宜懲之
奈何扣其餼於是懲其尤玩者而悉發其餼焉比逆藩叛
民役逃匿且盡天子赫然命將出征師欲渡江需船數
百羽檄飛至先生出城招舟聞無人也至江上但有空舟
數艘飄泊沙葦中忽遙見乞丐狀偃偻至招問之其人跪

而告曰小人非乞也乃官船水手也感公厚恩不忍去
相聚於僻藪候傳呼乃至耳願往召之有頃羅拜環泣願
効命由是火舟立辦師以克濟其攝臬篆也有大獄二十
餘人當辟獄成久矣先生閱其辭疑不實再四推鞠盡得
其情止戮其渠魁數人餘盡釋吏白以翻讞必干駁譴先
生曰不過罷官耳民冤不雪何以官爲且吾方懼求其生
而不得旣得矣忍聽之乎卒出之周書曰學古入官蒞事
以制政乃不迷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凡此者皆先生
之至性足以感人而又博學深明理義故能臨事肆應充
如也尤喜獎勵後進聞有佳文必謀致之得則疾讀讀則

擊節不已稠衆中必嘖嘖口誦以相嘆賞寒士挾詩文相
質者必爲之剖析微奧指示準繩生平不知蓄財或規之
則曰人性不可強我之不能蓄猶人不能散也各行其是
而已病革戒子孫勿用僧道其誠於樂道達於義利死生
又如此非好學者其孰能之先生以康熙四十二年五月
四日卒於家享年八十有二昔龜山致仕歸優游林泉著
書講學年八十三而終先生真其菑裔耶何出處年壽之
相若也楚俗五日尙競渡先生歿鄉人哀之爲相戒罷其
戲焉配劉宜人先卒子男六人長年穎次年穀皆舉孝廉
次年穆國學生皆先卒次開禮次麟徵次年秬皆食餼於

庠有聲女二孫男十曾孫男五其娶聘嫁皆名族具載狀
中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兆先生之別余於錢塘
江也曰予他日或開府吾楚老夫扁舟入署一覽中丞景
況劇談十日便了素心終不以吾貧累子而令已矣咫尺
江波烟雲若接而先生之音容邈不可見矣因揮涕而銘
曰 荆州之野蒼蒼莽莽山鬱水深土厚而廣維楚有
材魏儻傲儻龜山之裔萃其精爽幼而岐嶷耄而膝益孝
友天鍾學贍厥養施於服官內潤外朗旣壽且臧孤情獨
上哲人遽萎吾將安仰魄歸其藏光燄萬丈
提綱挈目層次井然此古法也近人多不講矣

先考前兵部主政止安府君行述

嗚呼不孝自此無怙矣吾父自此不可復侍矣痛其有極哉不孝未能負笈從師以父爲師日久依依見吾父一言一行無不以古人爲法教不孝必以忠信篤敬爲先嘗遠室獨步憂慘之容黯然無已蓋其心有所抑鬱非言辭之可得而慰亦非境遇之可得而移不孝佩庭訓倅提酉戌鄉會吾父未嘗色喜惟戒以持身處世潔已遠譽之道望不孝深也故憂不孝尤至不孝見吾父力衰容悴心竊懼焉又念吾父素寶書歷年當未艾將率諸孫稱七十觴孰意今日遽棄不孝而逝也嗚呼痛其有極哉逝之日命不

孝無以乞言辱鉅筆蓋矜不孝之驚下不能請鴻文以光厥考也顧不孝罪孽深重吾父旣生無一日之安又歿無一字之傳則不孝生不如死死不敢掩骨地下用是中夜徬徨吞聲灑血爲吾父狀夫言非文弗章也文非詳弗達也不孝思出於痛定之頃烏能文而痛作於思至之際烏能詳惟當代名公矜其志錫之華袞俾吾父有辭於後世則不孝雖甚驚下其敢忘戴德不朽哉吾父諱繼鼎字取新止安其號也趙氏支裔本宋魏王德昭後傳十四世孫爲叔珍公珍子貧依外家農田常郡西鄉之觀庄遂遷焉故今趙氏居觀庄者皆以叔珍公爲始遷祖三傳至南沙

公思賢克修先世業世寢以昌思賢生西溪公鑑鑑生復
溪公綱綱生見瀾公珊珊生贈文林郎元台公名臣則吾
父之高曾祖父也西溪公以農事起家性豪邁有古人風
復溪公不墮家聲基緒益擴見瀾公恢弘多大節不樂爲
儒生明唔章句亦不屑揜竒羸遂什一之利歲禮糜粥餉
飢民日米數石閱兩月餘不倦鄉里稱之公無幾微德邑
發憤教子孫其待師友禮意兼盡族黨親知有以緩急告
必周其當阨以總部白糧解詣京師中途患痢卒於連兒
窩舟次當病劇時命老僕傳囑曰吾子孫讀書必有興者
他日成名過此當滴酒以酌我不及他一語王父元台公

苦志力學補吳縣弟子員生平敬賓好賢賑貧周急勤於
訓子尊禮師友一如曾王父時王母高太孺人心慕儒業
喜讀書典衣珥具脯修蓋二十年不少怠云王父生丈夫
子四吾父其第三子也自始遷祖叔珍公以下八世俱無
以儒術顯有之自吾父始吾父生之前夕王母夢五色彩
雲降庭前王父竊喜謂王母曰此子生有佳兆異日教養
有成可不負我祖宗數十年冀望之心也吾父自就外傳
聞講解輒識不忘每思王父母延師教子寒暑不懈朝夕
靡甯雖家業益弱不以墮厥志欲圖所以報二人者未嘗
不廢書飲泣也比十七歲王母以勞得疾彌留口不能言

數手摩吾父頭角意若有不忍釋者昔父蹠而泣曰母一生教子望其成立今乃如是母得無有所恨乎已矣無以報母生前當讀書成名慰母地下否則死而後已決不以白丁貽父母羞王母目乃就瞑吾父哀毀盡瘁旋以王父病侍湯藥目不交睫者十餘晝夜是時連年飢饉吾父忍飢負寒精研制舉業燈光黯淡徹曙不休雖苦賢累日不食歌聲出金石者何以異焉貧不能娶贅於外王父自星甫翁家外王父故貧居郡東門元豐橋下塘家無儋石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吾父與之同艱苦壬申以高等入郡庠丙子登賢書時外王父已徙居吾父亦遷新坊橋之昇仙

卷報捷至頽椽數間脫粟一盜見者莫不嘆息吾父做衣
徒步涼涼踽踽之態未嘗少異惟念不克逮王母之存而
見之也觸事感懷悲不能已先是乙亥科試隆冬洹寒吾
父出號飲薑湯號燈失火油落卷面且幾焚吾父急以衣
拭之衣青色乃更深膩黑憂慮之過卷竟曳白塗抹首義
七行半黑圈如蠅頭滿紙幸督學倪公元珙略小疵仍加
優錄比省試揭曉府學中式止吾父一人卽前所錄油污
曳白卷也聞中硃卷第七義起處騰錄誤脫武王二字本
房石景雲先生爲之改正庚辰上公車闈牘孟義有昌平
二字本房韓芹先生昌平也以爲嫌置案頭適徐勿齋先

生見之擊節言吾輩公私在心不在迹二字何足疑遂得
中式謁選例應授縣是時縣多殘苦人以爲畏司銓者索
賄急本鄉大老某使幹僕道意吾父以爲讀聖賢書立身
行己貴乎不苟僨而賂賂而官必取地方非分之才以償
何以爲廉吏堅拒之鄉老怒弗畏也已而賄者某某皆得
善地而吾父得湖廣公安縣公安係昔漢先王戰守處距
荊州六十里而近城堅臨江千餘年來人民聚居商賈貿
遷號爲中縣至邑令張某奉顯宦意旨爲風水計遷城於
不通舟楫絕無人民之祝崗縣治遂皆荒僻加以流寇充
斥風鶴時驚較前此之公安更難百倍矣同選有不平者

勅吾父以馘擲還吾父微笑曰此命也願忍苦往爲之天下有不可爲之事士君子不可先有不能爲之心況我畏而避誰則能樂就者盡我心以聽天而已冢宰傅公永淳深嘉吾父器量弘遠有異日三台八座不難到之語吾父甫拜官卽抗疏爲江城計永建奉俞旨命地方官自行酌議辭闕下扁舟赴新任周視縣治有城無民城中僅草創縣署十餘間胥役旅舍草房百間不足耳楚號澤國地多魚米公安則葵蒲蔬蔬之屬皆不易得故吾父揭對堂前有署冷止存書作伴城空惟有雀爲群之句直指公聞之爲之惻然公安有二難三弊白祿米解之難曰倒站之

難曰逃排之弊曰王莊及隔屬遺糧之弊曰旗校及差承
需索之弊吾父乃深思其故先治其難者而徐清其弊蓋
惠藩親皇叔也承奉旗校狐假橫虐公安每年應輸祿米
不過七百石解戶八名例於隔年僉點校旗帆率惡棍數
十人來縣名曰守催因而傳食各解戶解戶力不能支厚
餽乃去去而復來來而復餽歲不下五七至比十月解納
又有樣米節搨監收掣批諸費大率銀一金米六斛始解
祿米一不稍忤則禍不可測至解竣而各戶已無立錫矣
故里甲中黠者有力者於僉解先期卽以田糧詭寄役過
甲內而存糧充解皆畸零小戶豈能承此重役吾父獨不

預僉解戶俟發兌時僉役卽行而詭寄田糧仍壓入原甲當差吾父又親與同解幾以洛陽強項令抗河南南陽之威而抑之遂減舊費之半而公安祿米無難解者矣邑有尋陵民安孫黃三驛夫馬俱無謂之倒跼緣縣官扣剋驛糧支發不時豪門悍僕包攬當差卸難就易重債取息而驛困益甚吾父追按數年前馬戶舊冊原孫近驛有力充當而各甲照田協濟夫則有綱頭統率呼則立至因集馬戶綱頭論以錢糧論差繁簡按日預給若事情重大吾當躬至料理而公安夫馬起站不難矣至於逃排無可比較則以紳衿之田分隸各甲每甲田少亦近千戶每戶糧多

不及數錢逋糧累田甲致有逃匿誠可憫也吾父謂人逃田不逃於是停比較審併戶大甲五十中三之下二之同姓俱歸一戶或二三戶以併戶之田多者爲甲首其有田無人者令册役查田從何來屬鄰圖鄰甲查田在何處親族何人田訖旣清強有力者承役而公安逃排之弊絕最可異者王莊及各屬紳衿田租捆載以歸而賦稅歷年皆欠徵比無策吾父思人隔屬而田本縣也獨無佃戶可拘乎遂諭十甲同縣役拘佃戶一二人不必多及令佃照現種田數盡納逋欠卽以公安知縣立券付田與業券上明載逋糧與代完之數押之識以印十甲爲中皆押仍令此

佃報他佃姓名始釋各佃初猶多疑慮至更易四五佃皆
然則人人樂從田主爭納前逋而公安王莊隔屬逋糧之
弊絕若旗校差承之需索不一其事裕壑難厭吾父蒞任
甫二日卽有惠藩承奉旗校率衆抵驛取夫一百名馬四
十疋是時夫馬倒站一無以應勢將凌逼縣官吾父憤然
應之曰無馬用小轎一馬代以二夫隨派書吏等役各代
僱夫二名足百八十名之數吾父易青衣小帽爲眾夫先
詣承奉開報夫數其一卽公安知縣也承奉訝問故吾父
曰公安疲敝吾奉天子命拊循茲土不能使老弱免於奔
命而顧晏然官署乎況此窮百姓畏承奉不啻虎狼非懸

縣官未必直之更或反焉是爾之憤無可解且益之辱也
胡以僕僕公庭爲陳牘者聞之有俯伏流涕願還我牘者
不得已而聽其曲直則察之以虛斷之以公其講張爲幻
寘諸法不少貸吾父嘗言負痛之人辭雖不達而憤鬱之
意恒見於形貌間喋喋者反是呂刑曰察辭於羞惟貌有
稽誠萬世聽獄之良法也有重案輒併儀從單騎猝詣其
鄉合兩造質之并召訊里正鄰佑無不立得情僞者爰書
既定民間不費一錢故奸民無所逞而良民莫不樂其便
一時獄訟衰息囹圄空虛直指按公安無一夫以片紙鳴
不平者直指深嗟異焉當直指之察部員也吾父以廉能

應上考先期有同僚石首令楊公佐明泣告吾父懼將不免蓋石首顯宦某請托不遂叩楊陰中以禍謂楊苛派民糧不遵部頒由單也吾父慨然曰請托私也以私廢公何以縣官爲納含沙而斥循良直指代天黜陟必不其然吾當爲君白之楊嘆息曰繡衣察吏噤不敢出聲吾不能不自辨而君顧爲我辨之乎且禍福不可測君甯不爲功名地耶吾已矣所悲者滇南萬里使老母踉蹌歸故鄉耳言已復泣吾父慰之曰吾業許君矣脫有不測當與君共之旣而直指考察至石首摘由單事詰楊楊唯唯不敢措一辭吾父直前曰徵糧照由單定例所共知然縣令之徵糧

早於部發之由單多寡未可懸定故不得不借上年單式以曉愚民今新額視舊稍減而部單甫到未及改刊正賦所輸尙多逋欠單式雖有先後之分徵收實無多寡之別且荊州屬吏十三州縣誰獨不然罪則俱罪不可使楊知縣獨負惡聲也直指逮吾父言釋楊不治當是時楊知縣幾殆吾父以一縣令抗論繡衣之前侃侃無一顧忌觀者莫不咋舌瞠目蓋吾父果於任事忠於爲人如此邑比歲不登捐俸賑之溝中無瘠焉旱魃爲虐徒步虔禱甘霖立澍新治不通水運凡南兌諸賦稅俱就油江舊署董理以從民便尤嚴絕賂遺禁止火耗民有以事白者必和顏問

之務盡其情嘗曰小民進官側桁楊在前笞杖在後非甚
狡猶鮮不戰栗吾導之且未必盡言況抑之乎至於奸胥
舞文立斃以法豪強武斷者鋤擊無所縱舍故士民莫不
懷恩而世家巨室人人側目矣直指汪公念吾父抱經濟
才而彈丸無可展布會兩院疏調江陵吾父以棄淡就羶
失其本志辭不赴調壬午分校楚闈冰心朗鑑所拔多知
名士得人稱盛云是時賊氛蔽湖湘守土封疆爲重概免
朝覲撫按謂述職大典也不可無一人以應公安介在南
北乃以吾父輯瑞於朝且三院合薦公安治績茂著卓異
楚省第一吾父將辭任邑仕民攀號如失父母扁舟南下

垂橐蕭然昔有令端州而不攜一硯守爵林而黃石壓枵者方之吾父詎謂古今不相及哉公安之人思遺愛不忘崇祀名宦祠至於今日猶望趙公也癸未考最宜得僉擢而俸不及例量陞兵部車駕司主政前主政張公慎學以養告歸吾父乃代之不旬日王父訃至吾父號泣南奔慘悴骨立痛王父祿養無幾含殮不及哀慟不欲生因抑鬱成疾杜門自放而族讐一二窺吾父家食漸有媒孽之心矣族讐者與吾父同曾祖而出嗣曾叔祖饒於貲見吾父登第謂高玉父北域法可得貴欲盜葬隴側憾吾父之拒之也盡伐百年松楸而讐乃不解旣值滄桑遂得爲所欲

爲流言四佈吾父慮不免乃遺世遠舉緇衣訪道若馮良
棄車殺馬裳衣腐敗草土妻子發喪制服故事渡江而北
變姓名以推命賣卜課徒爲業而族讐益肆魚然構黨興
獄破巢毀卵盜劫不已且被焚此時流離瑣尾豈直不免
饑寒蓋已日濱死亡矣真州舊令張公奎昂從塵埃中物
色廉吾父受禍本末白之直指公直指公卽前以駕部告
歸而吾父受代也將按吳過邗上真州公爲慷慨道吾
父直指公曰是吾心也已而巡方奉裁直指公憫吾父播
越諭邑侯敦請回籍而做廬鞠爲茂草薄產盡鬻豪家平
昔親知仗義手援固不乏人其無良者或攫我田疇或背

我婚姻吾父悉置不校挈家寄居瓜渚者二載壬辰謀返
故理借年叔唐茂弘東鄉莊房十餘間暫爲棲息旋又被
盜蓋爲虛聲所誤而不知其實無有也旣失望大罵窮官
窮進士而去於是不甯厥居甲午秋贖取外王父元豐橋
舊業頽垣敗瓦圯戶殘窻不蔽風雨而吾父處之宴然自
罹禍以來歲歲授書每與及門分析志氣二字謂今少年
說有志氣謬語耳氣勃發一時怯夫亦勇移晷則索然盡
矣志則堅決於中歷安危順逆無悔無怠故孔子曰志學
曰匹夫不可奪志孟子曰志氣之帥蓋有志而氣爲之用
未有無志而可徒以氣勝者也故學者不可混氣作志又

云今日貧富人皆無福有一好事貧人不能爲富人不肯爲是貧富皆不能行好事也貧者原無福惟富人爲可惜故箕子第疇五福壽富康甯考終必歸之攸好德惟好行其德而後可爲自求多福否則跖壽崇富可爲福乎必不然矣遇少年子弟必勸之孝孝莫大於力學力莫先於保身不爲匪人敗行羞辱父母而藝黍稷遠服賈亦可爲孝教人子教己子必出於誠教然以師道爲己任自稱江南老教書生平尤重然諾嘗曰古人言必可復今人以言爲戲夫一言之間不免朝暮三四矧望其久要不忘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乎庚辰捷南宮同年盧鞠毛公卽以幼

君繩錫締如長安旅舍握手相訂既革世毛歿閩署家益
落不能聘亦不能娶吾父曰曩已心許之矣豈忍負死友
而他是圖摯之歸教以讀贅而同居者十載毋舅元贅自
公患難友也約爲朱陳及母舅捐舍其幼君允樸纔十齡
耳吾父教養贅而同居者亦如之嗚呼視彼婚姻而市道
以貴賤貧富今昔易心者何如哉同年武林道隱金公堡
披緇出世名今釋號澹歸者有二子其次亦祝髮矣長君
無所依復將從澹公入廬山吾父謂澹公曰君清風峻節
千秋景仰然第可了一身局奈何令金氏血祚盡入空王
澹公曰吾無家矣兒安得有家卽欲存之誰憐西華公子

者吾父曰余縱貧困甯不能活長君一口但長君肯同辛
苦不孤余心足矣澹公乃以長君金鎬委吾父去吾父飲
食教誨之如已出越四年得青其衿還武林故澹公贈別
有無故老兄添一累有緣弟子足三冬阿誰落得便宜去
卧聽雲濤萬壑松之句不孝質羸幼多病吾父自課之四
書五經悉手訂而口授且携不孝雜諸弟子中使知砥礪
課文或不當意怒曰吾老矣汝不早自努力如異日何不
孝泣謝不敢意乃解幸丑初減童子額吾父督不孝以五
經七義應試得首補弟子員己酉之役吾父檢所藏先正
程墨細加丹黃示不孝曰如此則合不如此則不合不孝

跪受教思得一當以報教養恩而殫力營他意所偶窺筆
不能赴拈一題或數日不敢下筆或竟日夜甫成一藝吾
父見有當意者輒色喜曰此殆近之矣省試歸以闈牘呈
吾父吾父識其是曰文自可申卽不然命也來科仍當如
是不須變格而不孝竟以此俸傳旣上公車吾父送之京
口不孝跪請曰春官試得無更有進乎吾父詢之如前不
孝拜受教而行得不見斥嗚呼不孝才器謏薄當九死之
餘倖博進賢稍延先緒微吾父日督月課何以至此憶西
閣撤棘之日吾父徘徊中庭不孝亦踟躕侍立顧影神傷
也已而報者至遂闈擁吾父不釋薄暮吾父命典衣具酒

食犒之此景猶在目前孰意今日棄孤而逝也嗚呼痛哉
不孝性迂慙吾父屢誡之七八歲時卽令誦伏波誡子書
見舊家子弟不肖者必舉以相儆嘗訓不孝曰士先德行
而後文藝苟立身行已無慚夙夜雖不免隄窳庸何傷否
則文采風流於本來面目奚益哉居恒布衣蔬食不厭一
介必揆道義或公祖父母有不斬式廬者則謝病不敢謁
處一室僅可容膝提諸孫誅之如誅不孝時朝夕訓誥無
窮暑更喜博覽與籍收黃塵賴易林諸書無不探討暇則
瞑目靜坐相知至者必治盤飧款語而別治家嚴肅尤力
崇儉樸不孝初進學時爲製夏布襪衫及畢姻不用鼓樂

燈砲其不隨世俗如此不孝之未第也餉口千里外以供
菽水旣成進士舊主人復邀課子不孝將辭焉吾父遺書
曰兒縱不在側可使老人無薪水憂遂棲遲皖江者二載
歲底一歸省撫不孝甚喜語絮絮屢夕不倦今年不孝辭
館奉養晨昏侍左右竊謂天假之年庶幾獲升斗爲加餐
助孰意今日竟棄孤而逝也嗚呼痛哉初府君未疾作不
孝偶有濠梁之行過關山謁關夫子廟祈得一籤心動吸
歸而告父已疾作謂不孝曰予殆將不起岐陽海月之夢
告我矣不肯藥不孝跪而泣乃藥精神已衰滅猶日強起
正衣冠坐不欲支離牀褥間言辭侃毅如平時易簣之前

夕已鐘定矣呼不孝曰吾不敢以題主重煥鄉老吾將白
題之不孝泣請俟旦吾父曰旦則恐力不能支乃促及門
唐子元揚爲書木主官號起正襟危坐手憑木主命不孝
具冠帶拜手自題之撫木主而嘆曰我卽爾真耶假耶爾
卽我假耶真耶又書遺囑不許作佛事造喪儀受弔拜葬
不得逾七此八月廿二夜事也翌日益覺委頓不孝問所
苦則曰吾無所苦只喜卧耳伯父入視疾答曰生死有命
兄勿悲迨半夜呼不孝曰爾亦知所以字汝之意乎慎則
不敗怠則多失武侯王佐才而其自信不過曰先帝知臣
謹慎而已詩云倚慎旃哉猶來無死兒其識之不孝泣拜

受命質明盥漱整衣端寢不孝泣請所欲言則揮手不語
不孝泣呼吾父者再吾父亦張目顧不孝者再及三呼而
不應嗚呼痛哉雖百身奚贖哉吾父嚴氣正性大節凜然
遇事不爲威惕不爲利動好善如飢渴嫉惡不少假借舉
止端凝議論峻切而待人接物則益如春風表裏洞達不
立城府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人有窮迫必委曲濟之天性
孝友宦公安時王父七袞壽吾父拜而進觴思王母音容
久隔不克與王父偕老哀痛不自勝春秋歲祀率不孝捧
木主薦齋嘗必誠必敬王父母諱辰雖垂老猶白衣冠藉
獻者竟日每以癸未入覲不逮王父之終爲恨病革嘆曰

吾負疚終身矣泣然者久之伯父長吾父五歲七十年手足無間言撫兄弟之子如己子教之婚之殫心盡力不孝今年三十吾父瑣屑提命不異孩提偶出而歸必問所謁何客何言諸孫中最愛長孫熊詔自襁褓至今未嘗離左右病中猶令諸孫讀書卧榻旁曰書聲琅琅吾不厭也能孫見吾父不起倚牀而慟吾父撫其首曰吾不及見汝成人矣汝但讀書好學他日拜墳前呼爾祖泉下吾靈自喜也嗚呼教子而不享其養愛孫而不見其成立不孝椎心泣血宵旰昏迷而不謂吾父棄孤於今日也痛忍言哉痛忍言哉縱不孝罪戾難追天何不促不孝之死而奪吾父

之速也不孝雖萬死不足贖辜又何能蒙面泚筆爲吾父
述且不孝之生吾父已放廢林泉其官蹟俱有所不及詳
伏惟吾父一生窮愁患難如彼植節立身如此而不得大
君子一言以壽諸石是重不孝之罪也謹從苦塊記憶舊
聞一二併親見數事含淚誌錄如前而繫其生卒歲月配
嗣次系於左吾父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十五
日午時卒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十四日辰時享年六
十有八元配前母待贈孺人庠生白公含譽長女先吾父
三十二年卒於公安官署繼配待封太孺人前母妹也卽
不孝生母于六長深次沉次潛皆未娶天次淵幼殤前母

出次卽不孝申喬康熙己酉科舉人庚戌科進士娶龔氏
次申季聘劉氏今母出女五長二前母出三四五今母出
孫男四能詔鳳詔鶴詔鯉詔孫女二俱申喬出吾父清姿
勁骨踈髯洒洒有道之氣溢於眉宇語及往昔忠孝節烈
娓娓忘倦且爲泣下今已矣冀吾父一言之發蒙不可得
矣念吾父少丁艱苦壯懋風塵旋更患難極人世可悲可
愕之境靡不備嘗旣而惡氣稍息飄搖蕩析之後不孝旣
不任荷薪又未免以鞠子爲累嗚呼吾父之憂勞蓋無時
少息也今不孝力能負米四方諸孫亦可娛膝下乃棄弱
諸忽焉不孝椎心泣血宵日昏迷而不謂吾父之有今日

也悲夫悲夫如不孝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遺命速之不忍
有違謹奉吾父柩於卒之後一月九月十九日乙酉啟前
母太孺人黃塘之兆而合葬焉窆安之期距捐館時僅二
十五日血枯腹裂不及鏤片石以銘幽不孝之罪也今匍
匐有請者惟仁人君子哀憐採擇寵畀琬琰以光墓隧詔
來茲則微獨不孝拜銜鴻賜凡我後嗣子孫且世世佩之
矣而不孝更有痛未畢而又痛者前母白太孺人閩德素
著先君子已手勒爲狀敢併期省覽合賜之辭則先母藉
以不朽不孝戴德亦死且不朽不孝申禱謹搏顙以俟
逐節詳叙無一冗字閒文尤佳在吏治一層其人旣合

能吏循吏爲一手其文亦鎔班書范書爲一家木有本
水有源宜其有子爲名臣